

第九十九章 有自主意識的磨刀石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不殺胡金林的原因很簡單，丙坊一直是由內庫與監察院三處共同管理，專門負責軍械船舶的研究，而監察院三處本來就是範閑的同門師兄弟，對於丙坊的情況最了解。胡金林此人，一心醉於研究當年葉家女主人留下的圖紙，性格木訥沉悶，雖然也是貪了不少銀兩，但像霸田欺女這類範閑不能容的事情卻是沒有犯過，比起甲乙二坊的主事來說，確實有不殺之理。

當然最關鍵的原因是，範閑不想殺，這從一個側面說明，某人並不是一位明吏清臣。

丙坊主事被押了下去，而坊內還剩著許多司庫們，這些人麵面相覷，罷工之始，大家內心暗自惴惴，但總有幾分底氣，司庫們抱團與朝廷轉運司官員唱對台戲不是第一次了，而以往隻要自己這些人要求不過分，事情總是會得到平和的解決在他們看來，隻是想保住自己這些年裏盤剝苛扣下來的銀錢，委實是件很合理的要求。

但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，新來的欽差大人如此心狠手辣，而在點明內庫本質與請出四位老葉家掌櫃之後，司庫們都知道，自己所有的底牌在這個年青官員的麵前，已經失去了任何效用。

此時的司庫們，隻是一群待宰的雞，隻是看範閑想宰多少隻。

不多，隨著蘇文茂的點名與罪狀陳述，又有三名司庫被從人群裏拉了出來。這三名司庫平日裏作惡多端，而且暗中與蘇州府裏的官員都有勾結。經手之事不知道觸了多少條慶律，殺了十六七遍是不嫌多的。

範閑接過蘇文茂手中地卷宗，看了一眼麵前一名尿濕了褲子，站都站不穩的司庫，皺眉說道：“就是你娶了十二房小妾？”

那名司庫連點頭的力氣都沒有了，驚恐萬分。

範閑搖搖頭，譏諷說道：“娶十二房小妾。那隻能說明你有錢，夫妻床第間的信心極強，可是十二房裏居然有九房小妾都是強搶的，這就很混帳了，搶人老婆，還要殺人親夫？...厲害厲害，您可比京都裏最著名的紈袴作派還要囂張一些。”

其餘兩名司庫，犯的雖然不是這等粉桃事，但也自有應死之理。

範閑揮揮手。

監察院官員又將這三名司庫拖了出去，隨著三聲刀響。三聲慘叫，三條人命就此報銷。

...

殺人而麵不改色，監察院地官員們能夠做到，包括工坊邊上的軍士們也能勉強做到，可是內庫轉運司的官員已經有些受不了了，被嚇的汗濕後背，有的人聞著坊外坊內的血腥味，腥惡欲嘔。

副使馬楷還算鎮定，但臉上的汗也開始拚命地淌著，可憐兮兮湊到範閑耳邊說道：“大人。再過些天內庫就要開門招標，殺人不祥，殺人不祥...”

殺了的人自然沒辦法再救回來，但馬楷卻怕範閑凶性大發。再繼續殺下去。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馬大人放心，六年前，我獄...長公主殿下最後一次親至內庫，殺了幾名司庫？”

他伸出大拇指與尾指，說道：“六個，本官是晚輩，自然是不會多殺的。已經殺了五個，夠了。”

一聽夠了這兩個字，他身後眾官員無由心頭一鬆，身前司庫們大喜欲狂，但不論是誰。都已經被這五顆血淋淋的人頭嚇地腿有些軟了。隻有蘇文茂微一愕然後壓住了心中的不愉悅，沒有說什麼。

副使馬楷皺了皺眉頭。心想欽差大人這話裏有話，長公主殺了六個，他隻殺了五個...日後若是此事出了問題，禦史們奏他枉行朝法，胡亂殺人，看來也有說頭，如此看來，這位欽差大人年歲雖然不大，心思倒是縝密的狠，表親任

少安千辛萬苦替自己搭的路子，可不能就這樣錯過了。

想妥了此事，對於範閑接下來的幾項任命與措施，副使馬楷正色應下，毫無一絲推脫與抵觸，內庫轉運司有些官員們雖然心頭不悅，但是正使副使定下了章程，自然無法反對。

在範閑的計劃中，三大坊的主事死的死，囚的囚，正好騰出最關鍵的三個位置，由三位葉家老掌櫃屈尊暫攝著，另外則由這兩日向監察院舉報同僚罪狀地“內奸司庫”們擔任副職，算是彌補老掌櫃們二十年未歸，對於內庫略感陌生的缺陷。

殺人在前，明插奸細於其中，這樣安排下來，整個司庫的隊伍就算是穩定住了，那些“內奸司庫”們日後隻是要防著下麵的司庫心存不忿，刻意挑他們地錯處，做起事來當然要格外小心，而隊伍一旦站立了，這些副主事們又會格外凶狠，盯著下屬司庫，兩相對衝範閑所不願看到的那些事情想必會慢慢少起來。

“三日令，還有半天的時間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沒死的人，把銀子吐出來，把帳給我交待清楚，犯過那些事情，自己寫個條疏...不要看我，我知道你們都識字，都回吧，有的人應該呆著的工坊還隔著上百裏地，不趕急回家籌銀子，再回坊開工，難道還準備繼續在這兒杵著當泥人兒？”

話尾的聲音漸漸冷起來，說完這句話，他便在眾司庫們驚懼的目光相送下，往大工坊外走去。

葉參將帶著地軍士漸漸散開，監察院官員各歸其位，四處安插在工坊中的釘子依然不知是誰，官員們竊竊私議著，不知道在說什麼。工人們瞧了一出大戲，司庫們被血與火教訓了之後變得格外老實和驚懼。

坊外大雨漸停，一場熱熱鬧鬧的內庫罷工事件，就在範閑的刀子與掌櫃們地老臉下。這般荒唐而無稽地結束了

司庫與官員們的退銀行動十分順利，範閑一一審核之後，也輕輕抬了一下貴手，隻要不是瞞地太過分的人，都給對方留了幾分薄銀的麵子，沒有有將眾人

的家產壓榨幹淨。為官一任隻是為財，如果全部搜刮幹淨了。內庫眾官表麵無法，但心裏肯定有極大地疙瘩，做起事來自然會懶散的無以複加。

但就是這樣五指全部張開的扒拉銀子，府衙三日令依然收回了一筆巨大的數目的銀兩，就算範閑家世累富，這一世也算是見過不少場麵，但看著帳上的那個數字，依然震驚的倒吸了一口涼氣！

他的心裏有些隱隱後悔，此事鬧的轟轟烈烈，絕沒有可能瞞住京都那麵。世人注目之下，這些清回來的銀子除卻發還這些年來虧欠工人地工錢外，其餘的都要打入內庫專門的帳房，自己根本無法私人調動。

如果早知道司庫們是天下最肥的貪官，範閑說不定不會搞這麼一個清庫行動，而是會直接讓監察院六處的劍手去當小偷，除卻地契之類的東西外，把其餘的銀票什麼都搶到自己私人的手裏。

他如今正是缺銀子的時候，如果能有這一大筆銀子，就不再需要北方的幫助。避免過程之中產生一些新地麻煩，更關鍵的是，也可以讓父親大人置身事外，免得被日後的招標之事牽連著。

說回海棠。那日工潮之後，範閑回到府中對這位姑娘好生痛訴了一番，正義凜然之外，詳加分析了當前的情況，警告對方，慶國皇帝隻怕已經知道了兩人如今在一處，如果你還敢當著虎衛地麵去各工坊裏偷窺，自己隻怕在內庫的位置上坐不了兩天。而自己不能呆在內庫，你北齊一年又得多掏多少銀子？

海棠有些無辜，心想自己隻不過是閑了，所以想去逛逛，怎麼又扯到了什麼陰謀詭計。

範閑此人有些多疑。表麵上不再提這事兒，但心裏還是有些不舒服。

好在內庫一應事務逐漸走上正軌。而這個過程竟是隻需要了幾天的時間，不能不說那次工潮中範閑冷麵殺人的一麵，深切地震懾住了眾人，而老掌櫃的重新出山，範閑的巧妙安排，都起了極大的作用。

工人們重新得到了勞作多年的工錢，被霸占地姑娘們也回了自己的家園，整個內庫地麵上都升騰著一種叫做喜氣的氛圍。

一片喜氣之中，也夾雜著一些不合協的音符。雖然範閑心思極為細膩，早就猜到了若幹，提前用官府地權力，壓迫著那些苦情故事地發生，但是慶國百姓自己的故事，總是家長裏短地極其複雜，百姓們看著那些婦人不順眼，偏生婦人們跟著小司庫過慣了快活的日子，一朝情勢變，也有些不適應。

司庫們不是午夜**，所以也沒多少這等強娶小妾的事情，但是事情雖然不多，牽涉男女之事，在民間卻造成了極

不好的影響，範閑苦惱之餘，卻也沒有什麼好辦法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自己這個酷吏也強不到哪裏去，隻好就此丟開。

不過這些隻是小插曲，在大的層面上，新任內庫轉運司正使欽差範閑的權威已經樹立了起來，而且在內庫數萬名底層工人的心中，牢牢地鑄就了剛正不阿、清廉英明的形象。如今再也不需要八處在旁幫忙，由文名武名官聲順絡而下，範閑早就熟悉了此等手法。

內庫漸趨平靜。

隻是工潮結束了，範閑的計劃卻隻是剛剛開始，打蛇驚蛇，如今雙頭蛇的一半已經被他下了狠手打死，另一頭受傷之下，當然也要開始動起來。

“子越有沒有新的消息？”範閑坐在椅子上，眯眼看著今日來的院報，隨意問道。

蘇文茂應道：“沒這麼快，依您的吩咐，那些信陽方麵的官員就算把消息遞出去，但這麼一來一回，至少也要個把月的時間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：“朝廷裏的禦史們辦事也太慢了。”

蘇文茂苦笑，心想世上哪有提司大人這種。等著都察院禦史來參自己地狠角，也就是您背景靠山夠強，才能如此安坐如山。

“不能等了，明天就把那些人逮起來。”範閑說道。

這話裏說的對象，當然是信陽方麵留在內庫的親信官員，這些官員在三日令之初，便暗中挑撥司庫們的情緒。挑動眾人對抗範閑，而在範閑施出血腥手段之後，這些官員們更像是吃了蜜棗一般歡喜，連夜裏就想法子送了奏章出去，不問而之，當然是朝京都的長公主派係官員們報信。

範閑當初任由司庫們在三天之內串連，最後形成罷工逼宮之勢，為的就是讓內庫裏的膿包生地更豐滿些，看看究竟有誰在弄鬼，事前事後。監察院的密探都十分警惕地注視著轉運司內的眾多官員，這些人沒有辦法逃離範閑布下的這張網。

“動手吧。”範閑苦笑著說道：“我們都要走了，不能再留他們在這兒吃稀飯。”

蘇文茂應了一聲，疑惑問道：“大人，最開始的時候為什麼不把風聲遮嚴實一些？畢竟這次鬧出工潮來，京都朝堂上一議，如果信陽方麵再做些手腳，大人的日子隻怕不會...太好過。”

範閑沉默了起來，手指頭輕輕敲打著椅子的扶手，這是他思考問題時很尋常的表現。想了會兒還是決定對自己的心腹多交代一些，抬頭解釋道：“內庫一共分成兩片，工坊這裏是根基，外銷的行商則是手腳。我要斷人手腳，自然要先將根基打實在，而我向來不習慣籌劃耗時太長地局麵，所以才會選擇逼著內庫裏的這些人搶先反應過度，如此一來，我才好下重手，也找到借口，將信陽方麵的官員趕出去。”

蘇文茂點了點頭。但心想這並不能解釋自己先前的疑問，隻是看著提司大人的神情，知道大人自有分寸，便耐心聽著。

“我要逼著內庫裏的敵人動手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長公主何嚐不是等著我來逼？以她在朝中宮中的眼目，怎麼可能不知道老掌櫃們跟著我來了江南？而她一直

將這件事情沒有告訴內庫裏的官員。明顯就是不想讓那些官員因為知道了我的底線，而不敢...勇敢地站出來。試想一下。如果誰都知道老掌櫃跟我們在一起，這次工潮哪裏還會發生。”

“自然不會發生。”蘇文茂皺眉道：“如果知道大人身邊帶著慶餘堂的老先生們，那些司庫底牌盡失，哪裏敢站出來說三道四。但問題是...為什麼長公主...會將這消息聲瞞著，等著內庫官員們暗中串聯，從而給了大人一個立威地好機會？如果她事先交代清楚，司庫們一定會老實許多，那些信陽方麵的官員也會平靜下來，不讓我們抓著由頭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歎息道：“這位長公主殿下站的比一般人都要高很多...不錯，這次她看著似乎是給了我一個立威的機會，甚至還讓我震懾住了內庫地一眾官員...可是，在處置這件事情的手段裏，我不得已要更多的借助當年老葉家的人員與力量，我必須要殺人立威，手段會顯得比較猛烈和不擇手段。”

他繼續解釋道：“初入內庫，我便殺了五位司庫，傳至京都，朝廷對於我一定沒有什麼好評價，至於用老掌櫃執掌內庫，更是會觸著宮裏某些人的忌諱。長公主將這鍋粥蓋著，等最後沸騰了，看似讓我吃到嘴裏，實際上卻存的是要

燙我嘴的念頭。”

蘇文茂擔憂說道：“說來也是，當日處置工潮之事，大人說話裏似乎有些觸著忌諱了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

蘇文茂滿臉凝重：“等工潮、殺人、老掌櫃這些事情傳回京都後，無論如何，朝中對於大人會加以訓斥，往最輕處想，也是個行事魯莽草率，不堪...”

他住了嘴，範閑卻笑著接道：“不堪大用？往厲害了說，還可以暗奏我心有異誌，猶記葉家往日，如何如何。”

蘇文茂一愣，馬上想明白了範提司這一生最忌諱什麼，不由倒吸一口涼氣，此時才終於感受到了那位長公主的手段，對方竟然是什麼事情都沒有做，隻是暗中幫範閑藏著老掌櫃們南下地消息，就可以把大人攔到一個極其危險的火山口上。

“大人既然深明其計...當初就應該第一時間內將老掌櫃們抬出來，行事也該謹慎些才是。”他壯著膽子向範閑進諫。

範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長公主算準了我必須讓矛盾激化，才能盡快地收攏內庫。至於以後的餘波，是我當下根本無法顧及的，所以在這一點上，就算她冷眼在京都看著，我也必須要做。”

他冷笑說道：“至於內庫的那些心腹官員會因此被我挖出來...想必她也清楚，有監察院地幫助，這些人日後數年根本起不了絲毫作用，反而會給她帶去一些不想要的麻煩，既然已經是無用之人，她又怎麼會在意對方地死活？隻是幾顆棄子罷了，死之前給我弄些麻煩而已。既然無論如何動手腳也不可能阻止我的全麵接管，長公主她當然願意看到我的接管會出些麻煩，給我帶來一些將來的隱憂。”

此言中的所謂隱憂，自然是宮中貴人們對範閑的認知，也許會因為內庫的事情而產生某種微妙的變化。範閑處置內庫事所展現出來的冷血一麵，不知道會不會觸動太後那根敏感的神經，會不會讓皇後與東宮太子聯想到當年的葉家。

而聯想這種東西，就像毒蛇一般噬人心魂，在範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對付她們之前，或許她們就會警惕起來，太後、長公主、皇後這一群後宮婦人團，太子與二皇子這一對歡喜冤家，如果再次因為範閑的存在而團結起來，如果皇帝會對範閑產生某種懷疑。

長公主該笑了，範閑該哭了。

而在內庫這件事情當中，所謂掌櫃在手，天下我有，長公主必須接受這個事實，所以她隻是想從中獲得某些方麵的利益。

“接下來該如何處理？”

範閑低下了頭，淡而無味說道：“沒什麼，按院長大人的話來講，長公主的眼光依然局限在一宮之中，若此次都察院真的參我，她隻怕要吃個悶虧。”

蘇文茂難以理解地看著他。

範閑抬起頭來，臉上浮起自信的笑容：“陛下既然將老掌櫃給了我，那就說明在短時間內，他相信我的忠誠。我下江南接內庫，損的是長公主的麵子，如果長公主此時保持沉默，那便罷了，如果我收拾內庫稍有不妥，京都朝官便群起而攻之，陛下...不免會有些生疑，至於什麼老葉家的問題，反而不會對我造成太大影響。”

“我想讓內庫這鍋粥趕快煮好，長公主喜歡我用猛火，我卻是...希望她暗中助我用猛火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我在內庫行事雖然放肆，大有值得懷疑之道，但我並未刻意遮掩，陛下自然信我之誠，而長公主雖冷眼旁觀，卻機心擅作，這便是所謂不誠。”

他最後解釋道：“任何權謀之算，到了最後的階段，隻不過是看陛下的心情與親疏，而我，對陛下向來是一片坦誠。”

這句話不知道是在說服蘇文茂，還是在欺騙自己，但在這一仗中，範閑清楚，女婿一定要獲取勝利，身為兒子的自己，也必須獲得勝利。

皇帝在給太子樹立了二皇子這個敵人之後，如今又成功地將範閑樹立成為了最強悍的磨刀石。

長公主隻是看到了範閑的坐大，給那兩位皇子與宮中太後皇後所帶來的壓力，卻沒有看清楚，這種壓力本身就是慶國皇帝所暗中培養出來的，這便是先前範閑借陳萍萍之口說的那句話：長公主的眼光，依然有局限。

不是曆史局限性，而是屁股局限性，她畢竟不是坐在龍椅上，眼放天下的君王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